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九

宦者傳

遼

王繼恩

趙安仁

王繼恩棣州人睿知皇后南征繼恩被俘初皇后以公
私所獲十歲已下兒容貌可觀者近百人載赴涼陘並
使闖為豎繼恩在馬聰慧通書及遼語擢內謁者內侍

左廂押班聖宗親政累遷尚衣庫使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靈州觀察使內庫都提點繼思好清談不喜權利每得賜賚市書至萬卷載以自隨誦讀不倦每宋使來聘繼思多充宣賜使後不知所終

趙安仁字小喜深州樂壽人自幼被俘統和中為黃門令秦晉國王府祗候王薨授內侍省押班御院通進開泰八年與李勝哥謀南奔為游兵所擒初仁德皇后與欽哀有隙欽哀密令安仁伺皇后動靜無不知者仁德

皇后威權既重安仁懼禍復謀亡歸仁德欲誅之欽哀
以言營救聖宗曰小喜言父母兄弟俱在南朝今為思
親冒死而亡亦孝子用心實可憐憫赦之重熙初欽哀
攝政欲廢帝立少子重元帝與安仁謀遷太后慶州守
陵授安仁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充契丹漢人渤海內
侍都知兼都提點會帝思太后親馭奉迎太后責曰汝
負萬死我嘗營救不望汝報何為離間我母子耶安仁
無答後不知所終

金

梁琬

宋珪 潘守恒

梁琬本大鼻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閹豎事海陵性便佞善迎合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庭宮闈事天德三年始以王光道為內藏庫使同領者衛愈梁安仁海陵謂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為不然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軍竟立大功此中豈無人帑藏之物皆出民力當糾察姦弊犯者必罰無赦宦者始與政事而琬委任尤

甚累官近侍局使數使往視營建南京宮室工役時一
殿之費不可勝計琬或言未善即盡撤去雖丞相張浩
亦曲意事之知海陵欲伐宋因極言宋劉貴妃絕色傾
國海陵大喜然琬與宋通謀勸海陵南伐徵天下兵以
疲敝之駕至和州聞交通有狀怒曰汝本奴隸朕拔擢
至此乃敢爾邪又謂校書郎田與信曰爾面目亦可疑
必與同謀皆命執于軍中海陵遇弑並為亂軍所殺
宋珪本名乞奴燕人為內侍殿頭宣宗嘗以元夕欲觀

燈戲命乞奴監作微聞諛語云社稷棄之中都南京作
燈戲有何看邪杖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諭哀宗放鷄
後苑鷄逸去救近侍追訪一農民臂此鷄百方索之不
與酬以直僅乃得事聞哀宗欲送有司乞奴諫曰貴畜
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又被杖尋亦悔賜物慰遣之及富
察官努之變哀宗恨為所制欲誅未能官努往亳州珪
陰與奉御烏克遜愛新等謀誅之官努自毫還入見珪
等即從旁殺之蔡城破哀宗自縊于幽蘭軒珪從死有

潘守恒者亦內侍素稱知書南遷後規益甚多及哀宗
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櫛曰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
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帝聞其言悽惋咨嗟久
之

元

李邦寧

保布哈

李邦寧字叔固錢塘人初名保寧在宋為小黃門從瀛
國公入都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令學國書及

諸蕃語即通解遂見親任授御帶庫提點升章佩少監
累遷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使成宗即位進昭文館大
學士帝嘗寢疾邦寧不離左右者十餘月武宗立命為
江浙行省平章辭曰臣以奄腐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
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欲
置宰輔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
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帝
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邦寧曰此何篋

也對曰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儉帝命發篋視之歎曰非卿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在側遽曰世祖雖神聖然嗇于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為後世法一予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算萬一不給必將橫斂摠怨豈美事邪太后及帝深然其言俄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遙授丞相行大司農領太醫院事初太廟時祀嘗遣官

行禮至是復欲如故事邦寧諫曰先朝非不欲親致饗
祀誠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彰孝道躬祀
太室以成一代鉅典循習故弊非臣所知也帝稱善即
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邦寧為大禮使禮成加恩三代
各贈官賜謚仁宗嗣位以邦寧為舊臣國學將釋奠帝
遣邦寧致祭于文宣王殿視畢就位殿戶方闕忽大風
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鑄入地尺許者無不
拔邦寧及諸執事皆悚息伏地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

慚悔累日初仁宗為皇太子丞相三寶努等用事畏帝
英明邦寧揣知其意言于武宗曰陛下富于春秋皇子
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
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懼而退及即位
左右咸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
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集賢院大學士尋以疾卒
保布哈高麗人其先本王氏順帝二皇后竒氏居興聖
宮生太子阿裕爾實哩達喇于是保布哈以閹人入事

二皇后甚愛幸之累官資政院使至正中京師大飢疫
民死者相枕藉保布哈欲要譽請于帝市地收瘞之自
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深及泉男女異壙人以屍至者
隨給以鈔舁負相踵既覆土就萬安壽慶寺建無遮大
會前後瘞者不下二十萬又于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
晝夜凡居民病者予之藥死不能斂者給以棺翰林學
士張翥為文頌其事曰善惠碑時帝在位久太子春秋
日盛軍國事皆聽其臨決皇后欲謀內禪使保布哈喻

意于丞相太平太平不答及太平罷獨用綽斯戩為丞相帝益厭政布哈乘間用事與綽斯戩相為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抑不上聞內外解體又與宣政院使託歡同惡相濟氣跋薰灼百官無不趣附者監察御史顏森特穆爾益額森布哈傅公讓等劾其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魯達實以其䟽聞太子執不下二皇后死之尤固言者被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上太子書切諫之臺臣大小皆辭職太子不得已始為言于帝聽其

暫退而祖仁猶上書言不已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
太子言保布哈驕恣無上招權納賂狀帝大怒國鳳祖
仁等皆左遷時魯達實執其事頗力太子惡之皇后又
譖之于內帝以魯達實母舅故封為雍王遣就國已而
保布哈復倚奇氏勢起為集賢大學士崇政院使魯達
實至大同留博囉特穆爾軍中時綽斯戩保布哈方倚
庫庫特穆爾為外援怨博囉特穆爾匿魯達實不遣逐
誣博囉特穆爾與魯達實謀不軌詔削其官爵使解

兵柄歸四川博囉特穆爾知非出帝意抗不奉詔宗王

巴延特穆爾等力表其誣枉朝廷亦畏其強不可制復

下詔數綽斯戡保布哈罪屏綽斯戡于嶺北寬保布哈

于甘肅以快衆憤而復博囉特穆爾官爵然二人皆留

京城實未嘗行未幾博囉特穆爾遣圖沁特穆爾稱兵

向闕聲言清君側之患駐于清河帝不得已執畀之遂

為博囉特穆爾所殺

按鄭樵道志宦者傳後次以游俠刺客滑稽貨殖四門全錄遷史原

文漢以後皆闕茲考唐宋各

史俱無此名目不復增輯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

八十五至八十五

侍講學士_臣羅國俊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

藝術傳

唐

臣等謹按藝術一門唐以後諸史多作方技今從鄭志改歸畫一間有擅長制器名著攻工雖執藝甚微而匠心獨造未容偏沒亦依史例登之至釋老之徒舊史或併歸方技或別立門目今亦並從

刪併以省支贅焉

李淳風

甄

權

許胤宗
張文仲

袁天綱

客師
金梁鳳

張憬藏
王遠知

乙弗宏禮

薛

頤

葉法善

李嗣真

明崇儼

嚴善思

張

果

羅思遠

桑道茂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隋高唐尉棄官為道士號黃冠子以論撰自見淳風幼爽秀通群書明步天歷算貞觀初與傅仁均爭歷法議者多附淳風授將仕郎直太史

局制渾天儀考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擢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歷五行志皆淳風作也又預撰文思博要

據舊書增輯

太史令太宗得秘識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踰三十年當王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求而殺之如何對曰天子所命不可去也王者不死多恐枉及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有慈心為禍或淺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陞

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而止淳風占候吉凶若符契當世意有神相終不能測也以勞封昌樂縣男奉詔

與算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刊注五曹孫子等書立於學官撰麟德歷代戊寅歷術者推為最密自秘閣郎

中復為太史令卒所撰曲章文物志乙巳占

按舊書作乙巳占考

新書藝文志亦作乙巳占本傳誤作己巳今改正

等書多傳於世子該

舊書作子諱

孫仙宗並擢太史令

甄權許州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醫書得其旨

趙仕隋為秘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瘴狄嶽風痺
不得挽弓權使發矢嚮墀立鍼其肩隅一進曰可以射
矣果如言貞觀中權已百餘歲太宗幸其舍訪問其術
擢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所撰脈經針方明堂等
圖傳於世立言仕為太常丞杜淹苦流腫帝遣視還奏
曰去此十日午時必死如之有道人患心腹脹蕪彌二
歲診曰腹有蟲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少選吐一蛇如
小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後以醫顯者清漳宋俠義

興許胤宗洛陽張文仲李虔縱京兆韋慈藏胤宗仕陳

為新蔡王外兵叅軍柳太后

按新書作王太后舊傳作柳太后考陳書廢帝王皇

后後降為妃無太后之稱高宗柳皇后實生後主後主立尊為皇太后據此稱太后當從舊傳作柳為是風

病不能言脈沈而喋醫家告街窮胤宗以黃耆防風煮

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薰薄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

武德初進散騎侍郎闕中多骨蒸疾轉相染得者皆死

胤宗療視必愈或勸其著書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

得之脈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

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藥值直用一藥攻之故力純而愈速今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術亦疏矣一藥偶得而以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脈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文仲仕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庭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脅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脅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后集諸言方者與共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

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
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
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乃著四時輕重諸方凡
十八種上之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工相術仕隋為鹽官令

舊書作大
業中為資

官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
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
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為武職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

見之淹以侍御史入為天策府學士珪太守中允挺善
隱太子薦為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萬州見天綱曰
公等終且貴杜位三品難與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
而壽過之但晚節皆困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
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軌後為益州行臺僕
射復見天綱曰赤脈干曠方語而面浮赤如為將必多
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被徵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
不久必還果還為都督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

當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
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給以
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
當作天子貞觀八年太宗召見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
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法三品內不稱
骨非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
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而面赤而耳無
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

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盡
矣如期以火山令卒子客師傅其術為廩犧令常度江
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
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
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時有長社
人張慄藏技與天綱埒太子詹事蔣儼少時嘗問祿命
答曰公厄在三尺土下盡六年而貴六十位蒲州刺史
無有祿矣儼使高麗為莫離支所囚居土室六年還及

為蒲州歲如期召掾史妻子告當死俄詔聽致仕劉仁

軌與鄉人靖賢

舊書作靖思賢

請占憬藏答曰劉公當五品而

謹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法客死後仁軌為尚書僕射

賢喪三子盡鬻田宅寄死友家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

問之久不答元忠怒拂衣去憬藏遽起曰相君怒時位

必卿相姚崇李迥秀杜景佺從之游憬藏曰三人者皆

宰相然姚最貴裴光廷當國憬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

光廷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隋末

又有高唐人乙弗弘禮當煬帝居藩召見弘禮賀曰大王為萬乘主所戒在得而已及即位悉召術家置坊處之使弘禮總攝海內寢亂帝曰而昔言朕既驗然終當奈何弘禮逡巡帝知之乃曰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觀相書凡人臣相與陛下類者不長然聖人不相故臣不能知由是敕有司監視毋得與外語薛大鼎坐事沒為奴及貞觀時有請於弘禮答曰君奴也欲何事請解衣視之弘禮指要而下曰位方岳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

人貴賤夭壽裴冕為河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肅宗即位而冕遂相薦梁鳳於帝拜都水使者梁鳳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後諲責驛史榜之史突入射諲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毀服給謁梁鳳曰二公已至清望官矣乃語以情梁鳳使二人行乃曰李自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

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王遠知揚州人父曇選為陳揚
州刺史遠知少警敏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為道士
又從臧兢游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甚見咨挹隋
煬帝為晉王鎮揚州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鬢帝懼遣之
後幸涿郡詔遠知見臨朔宮帝執弟子禮咨質仙事作
玉清玄壇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省
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與房
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

諗以實遠知曰方為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
苦辭貞觀九年詔潤州即茅山為觀俾居之遠知多怪
言謂其弟子潘師正曰吾今署少室伯將行即沐浴加
衣冠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百二十六歲云

薛頤滑州人隋大業時為道士解天文武德初追直秦
王府密語曰德星舍秦分王當帝天下王表為太史丞
稍遷令貞觀時太宗將封泰山彗星見頤因言考之天
象未可東封會大臣上議帝遂罷固丐為道士帝為築

觀九峩山號曰紫府拜頤大中大夫往居之即祠建清
臺候長次災祥以聞所上與太史李淳風合數歲卒高
宗時又有葉法善者括州括蒼人世為道士傳陰陽占
繇符籙之術能厭劾怪鬼顯慶中帝聞之召詣京師欲
寵以官不受留內齋場禮賜殊厚時帝悉召方士化黃
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與日請覈真偽
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凌空觀為壇醮祭都
人悉往觀有數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

曰此為魅所憑吾以法攝之耳問而信病亦皆已歷高
中二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數召入禁內雅不喜浮圖
法常力詆毀議者譏其好憎然以術高卒莫之測睿宗
立或言有冥助力先天中拜鴻臚卿封越國公含景龍
觀追贈其父歙州刺史寵快當世開元八年卒贈越州
都督

李嗣真

按唐書李嗣真入列傳今改
跡藝術編於明崇儼之前

字承胄趙州柏人

人多藝數舉明經中之累調許州司功叅軍賀蘭敏之

修譏東臺表嗣真直弘文館與學士劉獻臣徐昭皆少
有名號三少高宗東封還詔贈孔子大師命有司為祝
文不稱旨更命嗣真帝覽稱善詔加兩階敏之倚恩驕
溢嗣真策其必敗乃求補義烏令敏之敗學士多連坐
嗣真獨免調露中為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作
寶慶曲聞於太清觀嗣真謂道人劉槩輔儼曰宮商不
和君臣乖也角徵失次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
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槩等奏其言擢太常丞

知五禮儀注封常山縣子嗣真常曰隋樂府有堂堂曲
明堂再受命比曰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撓
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
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為后所蹂踐吾見
難作不久矣太常鑄黃鍾不能成嗣真居崇業里疑上
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
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衆樂遂和永
昌初以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來俊臣獄方熾嗣真上

書諫以為昔陳平事漢祖謀疎楚君臣行反間項羽遂
亡今殆有如平者謀間陛下君臣恐為社稷禍不納出
為潞州刺史俊臣誣以反流藤州久得還自筮死日豫
具棺斂如言卒桂陽有詔州縣護喪還鄉里贈濟州刺
史諡曰昭武后嘗問嗣真儲貳事對曰程嬰杵臼存趙
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神龍初贈御史大夫撰
明堂新禮十卷考經指要詩品書品畫品各一卷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少隨父恪令安嘉吏有能召鬼神

者盡得其術乾封初應岳牧舉調黃安丞以奇技自名
高宗召見甚悅擢冀王府文學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
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
臾以瓜獻曰得之緹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
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累遷正諫大夫帝令入閣供奉
每謁見陳時政多託鬼神為言至為武后作厭勝事又
言章懷太子不德儀鳳四年為盜所刺好事者或言崇
儼後鬼勞苦為鬼所殺

按唐書此下有尚獻甫
傳無事蹟可錄今刪

嚴善思名謨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與河東裴玄證隴西李真蔡靜皆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博延業褚遂良上官儀等奇其能高宗封泰山舉銷聲幽薨科及第調襄陽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十年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為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家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

佐郎兼太史令聖歷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曰
商姓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
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且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
柬之等起兵誅二張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
先葬卑者不得入今故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
玄闕石門治金匱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
躡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時神位前定今更改
作為害益深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

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可復
循伏見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
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山川精氣上為列星葬得其
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更擇
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景
龍中遷禮部侍郎求出為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
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
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為汝州巖王

重福徙均州過汝及謀反偽除禮部尚書重福敗坐闕
通論死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善思為御史
中書舍人劉允濟為酷吏所陷善思力訟其寃得免死
戶部尚書王本立曰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後見允
濟語未嘗及思復解善思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
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

按唐書此下有杜生
傳無事蹟可錄今刪

張果晦鄉里世系以自神善息氣能累日不食隱中條
山往來汾晉間自云數百歲武后召之佯死不赴後人

復見居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刺史韋濟以問玄宗
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果見晤輒氣絕良久乃蘇晤不
敢逼還白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齋璽書邀之乃至東
都帝親問治道神仙事語秘不傳時有邢和璞者知人
天壽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憐然莫知
其端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
士曰吾聞飲董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
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齒焦顧左右取鐵如意

擊墮之臧帶中更出藥傅其斷良久齒生帝益神之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秘書少監王迴質太常少卿蕭莘

舊書作蕭莘

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可畏也二人

怪其語不論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有詔園形集賢院懇辭還山詔可擢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至恒山蒲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又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之不肯盡其術帝怒裹以幞厭殺之數日有中使自蜀還逢思遠駕而西笑曰上為戲

何虐也

按唐書此下有姜撫傳無事蹟可錄今刪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善太一遁甲術言無不中建中

初上言國家不出三月有厄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為

王者居使可容萬乘德宗素驗其數

按舊書道茂請高垣堞德宗下省及

幸奉天始思其言

詔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及神策兵

與此所載互異

城之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為右金吾大

將軍道茂齋一鱸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我命在公

手求見赦晟驚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

右曰為賊逼脅固請晟判曰第言準狀赦之晟勉從道
茂果汙朱泚偽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
晟書以示晟為奏原其死時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
年號元和寇盜翦滅矣至憲宗乃驗杜佑與楊炎善盧
杞疾之佑懼以問道茂答曰君歲中補外則福壽叵涯
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李鵬為盛唐令道茂曰君
位止此而冢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鎮子孫百世鵬卒後
石至宰相福歷七鎮諸孫通顯云

五代

臣等謹按五代史無藝術傳今取雜傳中馬重績
趙延義二人改入以符鄭例

馬重績

趙延義

馬重績字洞微居太原少學數術明太乙五紀八象三
統大歷唐莊宗鎮太原每用兵必以問言無不中拜大
理司直明宗時廢不用晉高祖據太原廢帝遣兵圍之
勢甚危急因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乾健而離明健者

君之德明者南面而治之象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
同我者焉易傳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
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
天下拜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明年張從賓
拒命重績筮之遇隨曰南瞻析木木不自績虛而動之
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為也七月而從賓敗天福四

年按傳文原作三年五代會要作四年考晉高祖天福
元年係丙申歲據本傳下文言明年庚子推之當從

四年為
是今改

重績上言古今歷象考審多差宣明之氣朔雖
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之五星雖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
氣朔合崇玄五星二歷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歷皆
起天正十一月為歲首用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愈多

差濶愈甚臣輒合二歷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
未為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為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
張文皓等以新歷與宣明崇玄考覆得失仁琦等言明
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歷考之無舛詔班行之號調元

歷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
考晝夜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
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
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
請依古改正從之尋卒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曾祖省躬通數術避亂於蜀父
溫珪事蜀王建為司天監每為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
責臨卒戒其子孫勿為也然延義少亦以此仕蜀為司

天監蜀亡仕唐為星官延義魚通三式頗善相人契丹
滅晉延義隨至鎮州李筠白再榮謀逐麻荅歸漢猶豫

未決延義假述數術贊成之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

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

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法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

以亡也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等聞延義言遽

命貸之

按宋史王處訥傳載周太祖舉兵入汴召處訥
問劉氏祚短事對以漢祖報讐殺人結怨天下

所以運祚不長時周祖方欲族誅蘇逢吉劉銖等遽命
止之與此所載語正相似而二史所係之人不同當屬

傅聞興
辭謹識

二族獲全廷義事周為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

卒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一

藝術傳

宋一

趙修已

王處訥

苗訓 守信

馬韶

韓顯符

周克明

劉翰

王懷隱

趙自化

蘇澄隱

趙修已開封浚儀人精天文推步之學晉天福中從李
守貞于滑州每出征必從占候多中奏試大理評事漢
乾祐中守貞鎮蒲津陰懷異志修已屢以禍福諭之不
聽遂辭歸明年守貞叛幕吏多伏誅獨修已得免由是
知名召為翰林天文周祖鎮鄴奏參軍謀會隱帝誅楊
邠史弘肇等且將害周祖修已知天命所在密謂周祖
曰主少信讒大臣受戮公位極將相居功高不賞之地
雖欲殺身成仁何益於事不如引兵南渡詣闕自訴周

祖然之遂決渡河之計即位以為殿中省尚食奉御改
鴻臚少卿遷司天監顯德中累加檢校戶部尚書嘗副
陶穀使吳越宋初遷太府卿判監事上奏章告老優詔
許建隆三年卒

王處訥河南洛陽人少聰悟留意星歷占候之學深究
其旨晉末避地太原漢祖時領節制辟置幕府即位擢
為司天夏官正累官判司天監事周祖嘗與處訥同事
漢祖雅相原善及自業舉兵入汴遽命訪求得之甚喜

因問以劉氏祚短事對曰漢氏據中土承正統以厯數推之其祀猶永第高祖得位之後多報讐殺人及夷人之族結怨天下所以運祚不長周祖蹶然太息適發兵圍漢臣蘇逢吉劉銖等家待旦將行孥戮遽命止之逢吉已自殺止誅劉銖餘悉全活廣順中遷司天少監世宗以舊厯差舛俾處訥詳定厯成未上會王朴作欽天厯以獻頗為精密處訥私謂朴曰此厯不久即差因指以示朴朴深然之宋建隆初以欽天厯謬誤詔處訥別

造新歷經三年而成為六卷太祖自制序命為應天歷
虞訥又以漏刻無準重定水稱及候中星分五鼓時刻
俄遷少府少監太平興國初改司農少卿並判司天事
六年又上新歷二十卷拜司天監歲餘卒

按宋史有子
熙元附傳無

事蹟可
錄今刪

苗訓河中人善天文占候之術仕周為殿前散指揮使
顯德末從宋太祖北征訓視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盪
指謂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既受禪擢為翰林天文尋加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卒子守信少習父業補
司天歷算授司天臺主簿知算造太平興國中以應天
歷小差詔與冬官正吳昭素主簿劉內真造新歷及成
頗為精密賜號乾元歷端拱初判司天監至道二年帝
憂梁雍宿兵彌歲凶歉令宰相召守信問以天道咎證
所在守信奏曰臣仰瞻玄象及推驗太一經歷官分具
荆楚兵越交廣並皆安寧自來五緯陵犯彗星見及水
神太一臨井鬼之間屬秦雍分及梁益之地民罹其災

水神太一求歲入燕分歲在房心正當京師之地自茲
朝野有慶詔付史館明年真授少監咸平三年卒

馬韶趙州平棘人習天文三式開寶中太宗以晉王尹
京申嚴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太宗親吏程德玄善德
玄每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
德玄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故以相告德玄惶駭止
韶一室遽入白太宗太宗命防守之將聞于太祖及旦
入謁果受遺踐阼韶以赦獲免踰月起家為司天監主

簿厯判司天監事遷太常博士淳化五年坐事出為博
興令移長山令秩滿歸鄉里卒於家

按宋史此下有楚
芝蘭傳無事蹟可

錄今

刪

韓顯符不知何許人少習三式善察辰象補司天監
生遷靈臺郎累加司天冬官正淳化初表請造銅渾儀
候儀詔給用度俾顯符規度擇匠鑄之至道元年渾儀
成於司天監築臺置之顯符上其法要十卷其志有九
事具天文志自是顯符專測驗渾儀累加春官正轉太

子洗馬大中祥符三年詔擇監官或子孫可以授渾儀
法者顯符言長子監生承矩善察躔渡次子保章正承
規見知算造又主簿杜貽範保章正楊惟德皆可傳其
學詔顯符與貽範等參驗之顯符後改殿中丞兼翰林

天文六年卒

按宋史此下有史序
傳無事蹟可錄今刪

周克明字昭文曾祖德扶唐司農卿祖傑開成中進士
歷弘文館校書郎中和中僖宗在蜀傑上書言治亂萬
餘言擢水部員外郎三遷司農少卿精厯算嘗以大衍

歷數有差因數術具法著極術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占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其弟鼎來為封州錄事參軍天復中傑亦棄官攜家適嶺表劉隱素聞其名每令上候傑恥以星歷事僭偽謝病不出龔襲位彊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生於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龔大喜龔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耳卒

父茂元世傑之學事龔至司天少監歸宋授監丞而卒
克明精於數術開寶中授司天六壬改臺主簿轉監丞
五遷春官正頗修詞藻喜藏書景德初嘗獻所著文十
編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氐西衆莫
能辨或言國皇妖星為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還請
對言臣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
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是德星也願許文武稱慶以安
天下心帝嘉之即從其請拜太子洗馬殿中丞兼翰林

天文權判監事屬修兩朝國史命參天文律厯事大中
祥武九年坐本監擇日差互例降為洗馬天禧元年卒
克明久居司天職頗勤慎奏對必據經盡言初諸僭
國家有纂錄獨嶺南闕馬克明訪耆舊采碑誌孳孳著
撰裁十數卷書未成而卒

劉翰滄州臨津人世習醫業周顯德初詣闕獻經用方
書三十卷論候十卷今體治世集二十卷世宗嘉之命
為翰林醫官其書付史館加衛尉主簿宋建隆初加朝

散大夫鴻臚寺丞時太祖求治事皆覈實故方技之士必精練乾德初令太常寺考較翰林醫官藝術以翰為優絀其業不精者二十六人開寶五年太宗在藩邸有疾命翰與道士馬志視之及愈轉尚藥奉御嘗被詔與馬志翟煦張素吳復珪王光祐陳昭遇同詳定唐本草凡神農本經三百六十種名醫錄一百八十二種唐本先附一百一十四種有名無用一百九十四種翰等又參定新附一百三十三種既成詔中書舍人李昉知制

誥王祐扈蒙詳覆畢上之定為印板以白字為神農所說墨字為名醫所傳唐附今附各加顯注詳其解釋審其形性證謬誤而辨之者署為今注考文意而述之者又為今按新舊藥合九百八十三種并目錄二十一卷廣頒天下翰後加檢校戶部郎中坐事責降再為翰林醫官使卒

王懷隱宋州睢陽人初為道士善醫太宗尹京懷隱以湯劑祇事太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為尚藥奉御三遷至

翰林醫官使初太宗在藩邸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
皆嘗有驗至是詔醫官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
首命懷隱與副使王祐鄭竒醫官陳昭遇參對編類每
部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
成一百卷太宗御制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仍令鏤板
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之懷隱後數年卒

趙自化本德州平原人高祖嘗為景州刺史後陷契丹
父知崑脫身南歸寓洛陽習知方藥又以授二子自正

自化周顯德中偕來京師悉以醫術稱知崑卒自正試
方技補翰林醫學自化以診候秦國長公主疾愈加尚
藥奉御淳化五年授醫官副使時召陳州隱士萬適至
館于自化家會以適補慎縣主簿適素彊力無疾詔下
日自化怪其色變為切脈曰君將死矣數日果卒咸平
三年加正使景德初雍王元份泊晉國長公主並上言
自化藥餌有功請加使秩領遼郡帝不許雍王薨坐診
視無狀降為副使二年復舊官是冬卒遺表以所撰四

時養頤錄為獻真宗改名調善攝生圖仍為製序自化
頤善為篇什又嘗纘自古以方技至貴仕者為名醫顯

秩傳三卷

按宋史此下有馮文智沙門
洪蘊傳無事蹟可錄今刪

蘇澄隱字棲真真定人為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術
年八十餘不衰老後唐明宗嘗下詔召之又令宰相馮

道致書諭旨歷晉清泰天福中繼有聘命並辭疾不至
開運末契丹主加以恩命不受周廣順顯德中詔存問
之宋太祖征太原還駐驛鎮陽召見行宮謂之曰京師

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思累辭召命豈懷土耶
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帝
亦不之彊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
帝王養生即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
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
此道也帝太悅厚賜之年百歲卒

鄭榮趙抱一事蹟
皆無足錄今刪

按宋史此下有丁少微趙自然傳並附載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二

藝術傳

宋二

柴通玄

甄棲真

僧志言

僧懷丙

許希

龐安時

錢乙

僧智緣

郭天信

魏漢津

王老志

王仔昔

林靈素

皇甫坦

王克榮

莎衣道人

孫守榮

柴通玄字又玄陝州閿鄉人為道士住承天觀年百餘歲善辟穀長嘯唯飲酒言唐末事歷歷可聽太宗召至闕求歸本觀真宗即位屢來京師召對語無文飾多以修身慎行為說祀汾陰召至行在命坐問以無為之要所居觀即唐軒遊宮有明皇詩及所書道德經二碑帝作詩賜之詔為修道院蠲其田租度弟子二人明年春

通玄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遣弟子張守元李守

一詣闕以龜鶴為獻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

盥濯然香庭中望闕而生遲明卒

按宋史本傳之前有賀蘭棲真傳無事蹟

可錄
今刪

甄棲真字道淵單州單父人博涉經傳長於詩賦舉進

士不第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牢山華

蓋先生久之遊京師入建隆觀為道士周歷四方以藥

術濟人不取其報大中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和靜無所

好惡晉人愛之以為紫極宮主年七十五遇異人語之
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筌雖老尚可仙也因投鍊形養
元之訣行之二三年漸返童顏攀高攝危輕若飛舉乾
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即宮西北隅
自斃殯室室成不食一月與所知叙別以十二月二日
衣紙衣臥磚榻卒歲久形如生衆驚傳以為尸解棲真
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秘術
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按宋史此下有楚衍傳
無事蹟可錄今刪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相貌奇古直視不瞬落髮東
京景德寺事清璉為弟子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時從
屠酤遊飲咱無所擇衆以為狂璉獨曰此異人也人有
欲為齋施輒先知王公士庶召即赴然莫與交一言者
或陰卜休咎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未立默遣內侍
至志言書十三郎字以對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
十三子入繼衆始悟太宗正守節請書志言書潤州字
未幾守節薨贈丹陽郡王見寺童義懷撫其背曰德山

臨濟懷既落髮住天衣說法大為學者所宗其前知多類此有具齋薦鱸者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為小鮮羣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沒見僧操絙引舶而濟客至都下遇志言記其貌即引舟者也與曹州士趙崇善後崇棄官隱居番禺人傳崇與志言數以偈頌相寄萬里間軌數日而達志言死仁宗遣內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後見其額上熒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僧懷丙真定人性多巧思真定構木為浮圖十三級久

而中級大柱壞欲西北傾他匠莫能為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衆工維而上已而却衆工以一介自從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趙州汶河鑿石為橋鎔鐵貫其中自唐以來大水不能壞歲久鄉民多盜鑿鐵橋欹倒懷丙不役衆工以術正之使復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衡狀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紫衣

尋卒

許希開封人以醫為業補翰林醫學景祐元年仁宗不
豫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爭以為不可
諸黃門祈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而帝疾愈命
為翰林醫官希拜謝請建扁鵲廟帝為築廟於城西隅
因立太醫局於旁希至殿中省尚藥奉御卒著神應鍼
經要訣行於世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幼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

也授以脈訣安時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黃帝扁鵲脈書
治之未久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已而病曠
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
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惟扁鵲之言精深其所
謂難經者予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又欲以術
告後世著難經辨數萬言主對集一卷補仲景論及本
草補遺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為辟却舍
居之親視飭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為者必實告

之不復為治活人無數病家謝以金帛不盡取也嘗詣
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將產七日而子不下安時往視之
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為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
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問故安時曰兒已出
胞一手誤執母腸不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為吾隔腹捫
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
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
術若是非人所能為也其史之妄乎疾作門人請自視

脈笑曰吾察之審胃氣已絕死矣遂屏藥餌後數日與
客坐語而卒

錢乙字仲陽本吳越王俶支屬祖北遷為鄆州人父頴
善醫嗜酒喜遊東之海上不返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
呂氏哀而收養之長誨之醫告以家世即泣請往尋凡
八九反積數歲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矣其事呂如事
父呂歿無嗣為收葬行服乙始以顧頤方著名至京師
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瘕癥乙進黃土湯

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太醫丞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無虛日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有幼子在旁指之曰是且暴疾後三日過午可無恙明日幼果瘳瘳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嘔泄他醫與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復燥之將不得前後溲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寢劇竟如言而效孕

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
之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母子皆全又乳婦因悖
而病既瘳目張不得暝乙曰目係內連肝膽恐則氣結
膽衡不下令煮郁李酒飲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
去膽下則目能暝矣飲之果驗乙本有羸疾自以意治
之益甚歎曰此所謂周痺入藏者死吾其已夫既而曰
吾將移之使在末因自制藥日夜飲之左手足忽攣不
能用喜曰可矣所親登東山得茯苓大踰斗以法噉之

盡由是雖偏廢而風骨悍堅如全人以病免歸不復出
乙為方不名一師於書無不閱不專守古法而卒與法
會尤邃本草諸書辨正闕誤云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舍於相國寺每
察脈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脈而能道其子吉凶
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疑古無此王安石曰昔
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矣夫良臣之命乃見其
君之脈則視父知子亦何足怪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

上言蕃族重僧而僧結吳叱臘部帳甚衆請智緣與俱
至邊神宗召見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畧大師智緣有辯
口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他族俞龍珂禹藏訥令
支等皆因以輸款韶頗忌之言其撓邊事召還以為右
街首坐卒

郭天信字佑之開封人以技隸太史局徽宗為端王嘗
退朝天信密遮白曰王當有天下既而即帝位因得親
暱不數年至樞密都承旨節度觀察留後政和初拜定

武軍節度使祐神觀使頗與聞外朝政事見蔡京亂國
每託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子帝甚懼言之不已
京由是黜張商英方有時望天信往往稱於內朝商英
亦欲借左右遊談之助陰與相結商英勸帝節儉稍裁
抑僧寺帝始敬畏之而近侍積不樂間言浸潤眷日衰
京黨因是告商英與天信漏泄禁中語言商英遂罷御
史中丞張克公復論之詔貶天信昭化軍節度副使單
州安置再貶行軍司馬竄新州數月死京已再相猶疑

天信挾術多能死未必實令宋康年選吏發棺驗視焉
魏漢津本蜀黥卒嘗從范鎮窺見其制作而托言師事
唐仙人李良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
人曰其下有玉即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皇祐中與房
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律不獲用宗寧初猶在
朝廷方協考鍾律得召見獻樂議言得黃帝夏禹聲為
律身為度之說謂人主稟賦與衆異請以帝指三節三
寸為度定黃鍾之律而中指之徑圍則度量權衡所自

出也

按魏漢津本以庸妄小人依託蔡京恣為異論假聲律身度之文取帝指節寸載定律管竇已甚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

人之身體長短不齊將易一帝遂易一律乎誠足破漢

津之妄而九鼎大晟樂之荒謬不經不辨而明矣恭錄附識

當時以為迂怪蔡京獨

神之於是請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鐘及二十四氣鐘

四年三月鼎成賜號冲顯處士八月大晟樂成徽宗御

大慶殿受羣臣朝賀加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頌其

樂書天下漢津曉陰陽術數多竒中嘗語所知曰不三

十年天下亂矣未幾死後即鑄鼎之所建寶成殿祀黃

帝夏禹成王周召而良漢津俱配食諡漢津為嘉晟侯
王老志濮州臨泉人事親以孝聞為轉運小吏不受賂
遇異人於弓中自言鍾離先生予之丹服之而狂遂棄
妻子結草廬田間時為人言休咎政和三年太僕卿王
亶以其名聞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
所徽宗啟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帝
由是稍信之封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
解後卒應者十八九故其門如市嘗獻乾坤鑑法命鑄

之既成謂帝與皇后他日皆有難請時坐鑑下思所以
微懼消變者明年見其師責以擅處富貴乃丐歸至濮
而死贈正議大夫

王仔昔洪州人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
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召見
賜號冲隱處士帝默祝為宮妃療赤目者遣小黄門持
紙來仔昔篆符其上細書焚符湯沃而洗之一沃立愈
進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寶籙宮仔昔資倨傲又少戇帝

常待以客禮遇巨闈殆若童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已林靈素忌之與宦者馮浩陷以事下獄死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寃人其後浩南竄至上蔡被誅

林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學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政和末王仔昔等寵衰徽宗訪方士於左道錄徐知常以靈素對既見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於世

其弟青華帝君主東方攝領之已乃府仙卿褚芻下降
佐帝君之治又謂蔡京為左元仙伯王黼為文華使盛
章王革為園苑寶華使鄭居中童貫及諸巨閹皆為之
名貴妃劉氏方有寵曰九華玉真安妃帝心喜其事賜
號通真達靈先生建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省天下皆建
神霄萬壽宮又造為青華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劄夜降
內宮之事假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欺世惑衆其說妄誕
不可究質實無所能間禱雨有小而已每設大齋輒

費緡錢數萬謂之十道會帝設幄其側而靈素升高正坐問者皆再拜以請所言無殊異時雜嘲詆以資媒笑

無復君臣禮其徒美衣玉食幾二萬人遂用靈素言立

道學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二品歲大比許禰禛就試

續按

通鑑及宋史紀事本末林靈素以政和六年六月見其置諸殿侍晨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係在四年於靈素無涉至六年閏月立道學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二品歲大比許禰禛就試乃係從靈素之言而為之宋史本傳以置諸殿侍晨係於立道學之下實為訛誤今據刪正

尋加靈素元妙先生張虛

白通元冲妙先生並視中大夫

據續通鑑及宋史紀事本末增輯

出入

呵引至於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本與道士王允誠共為怪神後忌其相軋毒之死宣和初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其徒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怨始不樂然靈素恣橫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帝怒以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幾察之端本康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醫術顯仁太后苦目疾坦應募

召見高宗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為則身安人主無為則天下治引至慈寧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賜之無所受令持香禱青城山還復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書清靜二字以名其菴且繪其像禁中坦又善相人嘗相李道中女必為天下母後果為光宗后

王克明字彥昭樂平人徙烏程縣紹興乾道間名醫也生時母乏乳餌以粥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為不可

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以求其法而自治之病遂愈因以術行江淮蘇湖鉞矣尤精診脈有難療者必沈思得其要然後予藥亦有不予藥者期以某日自安有以為非藥之過過在某事當隨其事治之言無不驗士大夫皆屈與游廬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克明令熾炭燒地灑藥置安道於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過姑蘇病傷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及從徐度聘金黑鹿谷適為先排使侍克明厚甚由是名聞北方後再從呂正已使

金金接拌使忽被危疾克明立起之却其謝張子蓋救

海州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子蓋上

其功克明立辭之克明頗知書好俠尚義常數千里赴

人之急初試禮部中選累任醫官後遷至額內翰林醫

痊局紹熙五年卒

按宋史本傳稱克明為紹興乾道間名醫考乾道為孝宗年號若克明以

紹興五年卒安得有乾道間耶又考張子蓋救海州據宋史高宗本紀係紹興三十二年事於時克明尚在

其非卒於紹興五年可知興字為熙字之訛今改

莎衣道人姓何氏淮陽軍胸山人避亂度江嘗舉進士

不中紹興末來平江一日自外歸倏若狂者衣白襪勺
食於市夜止天慶觀久之衣益敝以莎緝之嘗遊妙嚴
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休咎固不奇中會
有瘵者乞醫命持一草去旬日而愈由是遠近異之孝
宗時遣使召之不至帝嘗默祝數事遣中官致幣不言
所以道人俱對如旨賜號通神先生為築菴觀中賜衣
數襲皆不受光宗即位召之又不至慶元六年卒

孫守榮臨安富陽人生七歲病瞽遇異人教以風角鳥

占之術守榮既悟異人授以鐵笛遂去不復見守榮因
號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識也寶慶間遊吳興聞譙
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土人當有典郡者見王元
春即賀之曰必君也越兩月潘丙作亂元春以告變功
果典郡自是淮南帥李曾伯薦諸朝既至謁丞相史嵩
之閫者以晝寢辭守榮曰丞相方釣魚園池何得云爾
閫者驚異入白一見頗喜之嵩之得李全檄藏袖中詢
其事守榮曰此李全詐假布囊二十萬耳剝封果如其

言士大夫咸詢履歷守榮不盡答後為嵩之所忌誣以
他罪貶死遠郡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三

藝術傳

遼

珠勒呼

王白

魏璘

耶律達魯

耶律伊伯格勤

珠勒呼吐谷渾人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橐反射
不中而去開橐視之得一嬰兒即珠勒呼也問所俘知

射者乃嬰父也世善醫雖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為人所得欲殺之耳太祖收養之長亦能醫專事鍼灸太宗時以太醫給侍嘗撰脈經諸鍼灸書行于世

王白冀州人明天文善卜筮晉司天少監太宗入汴得之應歷十九年王子扎穆以事下獄其母求卜白曰此人當王未能殺也母過憂景宗即位釋其罪封寧王竟如其言凡決禍福多此類保寧中扈彰武興國二軍節度使撰百中歌行於世

魏璘不知何郡人以卜名世太宗得于汴天祿元年帝命馳馬較遲疾以為勝負問王白及璘孰勝白奏曰赤者勝璘曰臣所見驄馬當勝既馳竟如璘言帝異而問之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者勝璘曰不然火雖王而上有烟以烟察之青者必勝帝嘉之五年察克謀逆私卜于璘璘始卜謂曰大王之數得一日矣宜慎之及亂果敗應厯中周兵及燕帝以勝敗問璘璘曰周姓柴也燕分火也柴入火必焚其言果驗璘嘗為太平王雅斯哈

卜僭立事免死流烏爾古部一日節度使召璘適有獻
雙鯉者戲曰君卜此魚何時得食璘良久答曰公與僕
不出今日有不測禍奚暇食魚急命烹之未及食寇至
俱遇害

耶律達魯字繼布幹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官分隸焉
達魯精于醫察形色即知病原雖不診候有十全功統
和初為韓德讓所薦官至節度使初樞密使耶律色珍
妻有沈痾易數醫不能治達魯視之曰心有蓄熱非藥

石所及當以意療因其贖賂之使狂用泄其毒則可於是令大擊鉦鼓於前翌日果狂叫呼怒罵力極而止遂愈治法多此類人莫能測後卒

按連火蕭呼都充傳載其曾祖連魯明醫以附

韓德讓得世預大醫選與本傳事跡相近疑是一人為蕭為耶律必有一誤

耶律伊伯格勤字錫納六院郎君尼古察之後幼好學尤長於卜筮不樂仕進嘗為人擇葬地曰後三日有牛乘人過者即啟土至期果一人負乳犢引犝牛而過其人曰所謂牛乘人者此也遂啟土既葬吉凶盡如其言

又為失鷹者占曰鷹在汝家東北三十里灤西榆上往
求之果得當時占候無不驗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四

藝術傳

金

劉完素

張從正

李慶嗣

紀天錫

張元素

馬貴中

武禎

元

李懋

胡德新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之大

醉乃寤洞達醫術及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又著
素問玄機原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然
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為主自號通元處士

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醫貫穿難素之學起疾
救死多效世傳黃帝岐伯書有汗下吐法亦有不當汗不
當下不當吐者汗下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脈理從正用之
最精號張子和汗下吐法其所著有六門二法之目

李慶嗣洛人少舉進士不第棄而學醫讀素問諸書洞

曉其義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往往闔門卧病
慶嗣攜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無疾而終所著傷寒
纂類四卷改證活人書二卷傷寒論三卷針經一卷傳
於世

紀天錫字齊卿泰安人早棄進士業學醫遂名世集註
難經五卷大定十五年上其書授醫學博士

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八歲試童子舉三十七試經義
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

心開竅納書數卷於中自是洞徹其術河間劉完素病
傷寒八日頭痛脈緊嘔逆不食方困臥元素往候完素
面壁不顧既為診脈謂曰脈病云云曰然初服其藥用
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誤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陰陽
亡汗不能出今當服某藥則效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
自此顯名元素治病不用古方自為家法其說曰運氣
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

馬貴中天德中為司天提點與校書郎高守元秦天象

災異忤旨被杖黜為大同府判官久之遷司天監正隆
末海陵問欲自將伐宋天道何如對曰去年十月甲戌
熒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十二月太白晝見經
天占為兵喪為不臣為更主又主有兵兵罷無兵兵起
又問鎮戎軍地震大風對曰伏陰逼陽所以震也又問
曰當震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則地震風為號令人
君命令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災問六年二月甲辰朔
日有暈珥戴背何如對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

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出並厯
左右執法太微為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
天子之廷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正其事
也貴中又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為受制厯左右執法為
受事此當有出使者或為兵或為賊海陵曰兵興之際
小盜固不能無也及被害揚州所言皆驗大定八年世
宗擊毬於常武殿貴中上疏諫曰陛下為天下主守宗
廟社稷之重圍獵擊毬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墜馬可

以為戒帝曰祖宗以武定天下豈以承平遠忘之耶皇
統嘗罷此事當時皆以為非朕所親見故示天下以習
武爾十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宴百官于皇宮帝飲歡
甚貴中被酒前跪欲言事錯亂失次帝不之罪但令扶
出

武禎宿州人深數學貞祐間布薩安貞聞其名召至徐
州禮以上客每出師其占如響正大初徵至汴京其友
王鉉問曰朝廷若問國祚脩短子何以對禎曰當以寶

告但更言周過其厯秦不及期亦有修德爾時久旱祈禱不應禎忽謂鉉曰足下今日早歸恐為雨阻鉉曰萬里無雲赤日如此安得有雨禎笑曰若是則天不誠也天何嘗不誠既而東南有雲氣湏臾蔽天平地雨注二尺衆皆驚嘆尋除司天臺管勾子亢寡言笑不妄交嘗與一學生終日相對握籌布畫目炯炯若有所營見者莫測哀宗至蔡州完顏仲德薦其術除司天長行上書比者有星變於周楚之分彗星起于大角西掃軫之左

軸蓋除舊布新之象又言鄭楚周三分野當赤地千里
兵凶大起王者不可居又曰蔡城有兵喪之兆楚有七
國之徵三軍苦戰于西垣前後有日矣城壁傾頽內無
見糧外無應兵君臣數盡之年也天興二年九月蔡州
被圍亢秦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因問解圍當
在何日對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無一人一騎矣帝
不知其由密喜圍解有日但計糧草毋使闕乏至期十
日蔡州破十三日元兵退亢赴水死

李懋有異術正大間游京兆行省完顏哈達薦於哀宗
遣近侍密問國運否泰言無忌避居之繁臺寺朝士日
走問之懋能道隱事及吉凶之變人以為神帝惡其言
大洩遣使殺之使者持酒殺入寺懋出迎笑曰是矣使
者曰何謂也懋曰我數當盡今日遂索酒痛飲死

胡德新河北士族寓居南陽往來宛葉間嗜酒落魄不
羈言禍福有奇驗正大七年夏與燕人王鉉邂逅於葉
縣初不相識坐中謬以兵官對德新曰此公當登科甲

何以謂之兵官與鉉相得甚歡即命家人具雞酒酒酣
舉大白相屬曰君此去事業甚遠某有所見久不敢對
人言今欲告子遂邀至野田密謂曰某自去年來行宛
葉道中見往來者十八九有死氣今春至陳許間見其
人亦有大半當死者若吾目可用則時事可知矣鉉驚
問應驗遲速曰不過歲月間爾某亦不逃此厄請密誌
之明年元兵由金房入取峭石灘渡漢所過廬舍蕭然
德新亦舉家及難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八十四